

我就在西湖边长大，我家左边就是岳飞故居，右边就是陆游生活过的驿站，对面就是岳飞被杀的风波亭。

在写长篇的我也想趁机调剂一下，想用实验性质的表达方式写个系列中篇小说。当时认为，长篇小说就像在写史书，而中篇小说就像在写散文了，是另一种方式的写作。这类小说我又不能多写，因为我在写长篇，所以当时想一年写一篇。到我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我还有三篇小说没有写完，之后就写得慢了，变成两年一篇。这十篇小说都发在《十月》《当代》《江南》等重要的文学刊物的头条。

第一篇写的是《断桥残雪》。断桥离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非常近。“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那我想，不如干脆就写个“西湖十景”吧。

《新民周刊》：在这部小说中，您在创作中巧妙地将中国系列小说的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相结合，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王旭烽：我受过的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我不想把它们抛弃掉，希望在这十部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因为在我的长篇小说中，这方面的思考不太好体现出来。

《新民周刊》：您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比较传统，您是如何看待先锋派小说的？

王旭烽：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传统。我早期的作品，还是比较先锋的。这套“西湖十景”也是如此。我很认真地读过先锋文学作品，也吸收了他们的写作技法，我对先锋文学是很喜欢的。只是后来我选择的文学道路，是继承我们中国文学的语言表达传统和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民周刊》：在“西湖十景”中，您通过描写一批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尹君、徐白、赫明等，展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变期内心的挣扎，您是如何考虑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的？

王旭烽：包括“茶人三部曲”在内，我的很多作品多在塑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西湖十景”背后的哲学命题和人文思考，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自我反省能力，实际上就是批评、批判的能力。“西湖十景”中的每一篇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哲学命题，有的探讨的是等待，有的思考的是永恒，有的谈的是品格、背叛、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这些问题肯定是有思想深度的人才会去考虑的，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去会思考这些问题，自然而然我就写了一些这样类型的人了。

《新民周刊》：这本书您说是写给杭州的十封情书？

王旭烽：是的。我就在西湖边长大，我家左边就是岳飞故居，右边就是陆游生活过的驿站，对面就是岳飞被杀的风波亭。作为一个女性，从少女时代一路经历过来，从初恋一直到结婚、成家、生孩子，都在西湖边。所以客观上，这就是我写给西湖的情书。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常常夹着一本书，在白堤上伴着美景阅读。可以把西湖当作文化符号上的情人吧。

所以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一定要写十个爱情故事。其实“爱情西湖”这个说法，没有我这部小说之前就有了，说到西湖，总能让人联想到“浪漫”“爱情”，《梁祝》《白蛇传》等民间传说都与西湖有关。

《新民周刊》：这次出版的新版本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王旭烽：版式不一样。原来出的，十个中篇就合在一本书里。也没有什么图片和其它内容。光这十篇小说，就有40万字，一本书已经是满满当当了。而且小说题目当时也不叫“西湖十景”，而是“爱情西湖”。后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就已经小了很多，但也比现在这版大很多。现在这一版可以说是“掌中书”。此外，每一篇小说之后，我还增加了创作谈。还增加了图片、景点介绍和民间传说，确实和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现在的这套书有一点“小轻奢”的感觉。

《新民周刊》：2006年初，浙江林学院（现为“浙江农林大学”）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茶文化学院，您转到浙江林学院任职，您现在在浙江农林大学的工作生活是怎么样的？

王旭烽：我们这个茶文化学院是国内外唯一一个高校学院，国内没有，国际上也没有。我去了以后，一开始是学科带头人，后来又当了很多年院长，现在我是名誉院长。我现在也没退休，下个学期还有三门课呢。☞